

深潜作业,探秘鲜为人知的十堰“蛙人”



准备潜入水中工作。

下潜到水下 50 米,这是“蛙人”赵勇使用空压机潜水的最大深度。每下潜 3 米一个压差,穿戴工程潜水服,在这样的环境下,人最多坚持 5 分钟。此时的水下世界无声、幽暗、复杂多变,“蛙人”靠手触摸作业,危险无处不在。过去 18 个年头,赵勇一直在这样的水下世界工作。

今年 42 岁的赵勇,是十堰兆龙潜水救援有限公司负责人,专门从事水下工作。在他的手机里,保留着每次下水打捞物品的照片,手机、项链、汽车钥匙……甚至还有汽车。有时他们还会去水底“摸人”。

打捞物品对赵勇他们来说不算什么,更为困难的是深水工程作业。如大江大河建设桥梁,桥墩从深水中拔地而起,赵勇他们往往要使用空压机,下潜到四五十米的水下,或切割、或氧焊、或拆除脚手架……这些在陆地轻松做到的事,换到水下可就不容易了。水下环境复杂,能见度低,氧气管或安全绳被缠绕,对“蛙人”来说是致命威胁。而相比这些,面对水下的无声世界,更需要他们有强大的内心。

■文/记者 曾雨 实习生 高玉 图/记者 刘成臣

负重 30 公斤下水 50 米深处最多停留 5 分钟

7 月 9 日上午,郧阳区天马大道附近汉江畔。阴云散去,阳光照在脖子上,火辣辣的。

“今天天气不错,很适合下潜。”赵勇坐在船头,背上氧气瓶,与岸上的 4 名伙伴聊着天。赵勇从事潜水 18 年,其他 4 人都是他成立公司后加入的,由他一手带上路。

除赵勇外,潜水员张飞和王虎也在车内换好了潜水服。

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水下工作,赵勇准备带张飞王虎下潜汉江。他们带了两套装备,一套是携带呼吸气瓶的,没有头盔,下潜深度 10 多米,属于“休闲潜水”,呼吸气瓶有 12 升,重 30 多斤,可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约 30 分钟。

另一套是更为专业的工程潜水服,潜水员戴有头盔,潜入水下,通过一根气管连接岸上的空压机,不断输送氧气,还能对讲

通话。这套装备能下潜近 50 米,下潜越深,水下可持续的时间越短。“在水下 50 米最多能停留 5 分钟,否则,人的身体受不了。”

赵勇的 5 人潜水队分成了两组,一组为下潜人员,一组为岸上安全员,两者缺一不可。“安全员负责岸上保障。”岸上安全员黄伟介绍,下潜前,他们两组要分别检查装备,确保万无一失。潜水期间,彼此相互信任,不敢有一丝懈怠。

“岸上一旦有情况,我会连扯 3 下安全绳,提示潜水员赶紧上岸。”黄伟告诉记者,有时岸上的空压机会突然断电,不过他们下水作业前都会要求甲方使用专线,同时还会携带呼吸气瓶,以备不时之需。做好下水准备,赵勇、张飞、王虎依次下水。下水时,潜水员的腰部还要绑上一圈十余斤重的压铅,平均每位队员要负重 60 斤下水。

杆变形造成阀门无法入槽。“知道闸门的具体位置,下去探情况容易,但拆卸、起吊、更换则困难多了。”张飞说,他在污水里工作了一个半小时,完成了这项工作。从污水池上来,张飞的潜水服里满是汗水。“身上的臭味两天才散去。”张飞笑着说。

下潜污水池维修 眼前一片漆黑只能靠手摸

当天,我们模拟了一场水下打捞,物品为手机壳。

该处下潜深度不超过 10 米,使用呼吸气瓶就能完成任务。尽管如此,浑浊的岸边水域给打捞作业带来一定麻烦——能见度低,只能靠手摸。

“捞到啦!”10 多分钟后,赵勇浮出水面,手里拿着手机壳。

在潜水员的面罩上,记者安装了水下摄像头,试图打探水下世界。遗憾的是,镜头里什么都看不到,只能听到潜水员在水下咕嘟咕嘟的呼吸声。

24 小时待命 救援足迹遍及鄂豫陕多省

7 月 9 日,赵勇与 3 名队员乘船来到汉江一座高速公路大桥下,他穿上工程潜水服,戴上头盔,跳入江水沿桥墩下潜检查。与此同时,其他 3 人分别负责空压机、听电话和安全绳。

按他们的规矩,每次下水都必须保证 4 名成员,各司其职,保障下水人员安全。

在过去的日子里,赵勇团队的救援足迹遍及湖北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、安徽、四川

等地。“遇到紧急情况,即便是在半夜,我们也会立刻出发。”赵勇介绍,他们就像一支机动部队,24 小时待命,时刻准备战斗。

去年 11 月,汉江上游发生强降雨,上游水库泄洪后,下游一座公路便桥被冲毁,赵勇接到求救电话后,立即带领潜水员赶往现场,在水下切割便桥,以便起吊上岸,工程耗时两个多月,最终完成任务。

水下打捞,水流对潜水员是一个“大敌”。“落入水中的物品,随水流变化,位置也会发生改变。”黄伟说,他们是先定位后下水,但在流动的水里定位很困难。

2018 年,陕西省安康市镇坪一在建公路的设备被大水冲走,赵勇他们接到任务后,立即赶到现场。“当时设备都冲到水里去了,受水流影响,很难定位。”黄伟说,

他们使用声纳设备也没有探测到被冲走的设备。

救援队也打捞过不少溺水者的遗体。

2017 年 8 月,我省某地一大学生不慎溺亡;2018 年,邻省某地一辆汽车被冲入水库……这些下水“摸人”的经历,赵勇他们都不愿回忆。他们都希望下水“摸人”的次数越少越好,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无事。

下水后难免紧张恐惧 氧气管安全绳缠绕是致命威胁

黄伟告诉记者,要成为潜水员并不容易,首先要心理素质好,其次才是身体素质好、能吃苦。

面对水下能见度低、幽闭的环境,8 年多前,张飞随赵勇刚入行时也是十分恐惧。“感觉特别压抑,心里发慌,担心下去了上不来。”张飞说,他是通过不断训练才克服了恐惧心理。当他在水下作业时,想的都是把事情搞好,不想其它,尽力让自己放松、不紧张。

2015 年,黄伟与小学同学赵勇取得联系,得知工程潜水这行后开始尝试这项工作。

“第一次下水特别慌,耳朵疼得受不了,下去 5 分钟就上来了。”黄伟说,在水下耳朵受不了压力,耳膜没打开,就会剧烈疼痛。

黄伟说,从事潜水工作 4 年,他的耳膜一直没能打开,至今只下过两次水,只能在岸上负责安全保障。

潜水救援是高危行业,水下

环境复杂,能见度低,氧气管或安全绳被缠绕,对他们都是致命威胁。

“水下作业,全靠氧气管、空压机、安全绳。”29 岁的李玉林已从事潜水工作近 5 年。他说,遇到氧气管或安全绳被缠住,只能靠自己慢慢解开。

在水下作业,下潜要快,但上来要慢。“每 3 米一个压差,如果下潜深度超过 14 米,上来时根据压力变化,要停下来减压,让身体适应压力。”赵勇说,如果上来太快,就会出现眼睛充血,耳朵、鼻子流血的情况。时间一长,就会患上职业病——减压病。

“每隔两年,我们就要体检,去减压舱,让血管适应压差,更好地水下作业。”赵勇说,干这行,经验很重要,看似简单,实际风险很大。从业 18 年,他最大的感受是,这行太危险、太辛苦了,但成功帮人解决问题很满足、很欣慰。



赵勇和队友更换潜水服。



下水前,赵勇(左)给队友检查装备。



赵勇(右)和队友准备下水。



入水 10 多分钟,赵勇将手机壳捞出。



工程潜水服隔音效果比较好,队友只能通过通话装置和手势相互交流。



赵勇和他的队友携带装备抵达施工地。



赵勇(左)给队友递送工具。



长时间水下作业易脱水,上来后立即补水。



队友做手势示意准备就绪。